

白楊寨的早晨

(六場歌劇)

白 龍 王繩武 編劇 李作柱 作曲



陝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五月天，正是麥收季節，白楊寨農業生產合作社，完成了自己的收穫任務之後，又幫助一些貧苦的農民把麥子收回去。這件事對其他沒有入社的農民影響很大，尤其是貧農紛紛要求加入農業社。正主任根據這種情況，主張堅決擴社，但卻遭到了副主任的反對和區、縣某些幹部保守思想的阻撓；他們說擴社是冒進，排斥貧農入社。正主任和這種保守思想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這時毛主席合作化的指示已下達到農村，農民熱烈擁護。保守思想受到了嚴厲地批判，合作化的高潮，起雲湧地沸騰起來了。

8664

白楊寨的早晨

（六場歌劇）

白 龍 王繩武 編劇

李 作 柱 作曲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

西安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

787×1092 1/32·4 印張81,250字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7）三角六分

統一書號：T10094·35

74142

前

五三年冬到五四年夏，我們到興平寶馬鄉參加糧食統購工作、建社工作。五五年春，我們又到渭南參加建社工作，體驗生活。同年十一月，我們寫出「白楊寨的早晨」一劇的初稿，隨即，導演韓維平同志對劇本作瞭較細致的研究和分析，並作瞭一些修改，後來又經過討論，覺得主題還不夠集中、明顯……應當強調寫內部鬥爭「擴社與不擴社」的問題。我們就丟掉與外部敵人作鬥爭的幾場戲，集中揭示農業合作化中的右傾保守思想，揭示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將原八場戲改為七場戲。

為了嚴肅認真的對待會演工作，為了把劇本修改得更完整一些，在裴然同志的領導之下，曲作者、導演、演員、舞台美術工作者……一同下鄉，到渭南農村體驗生活。在全體演員的討論研究之下，我們就開始瞭劇本的修改工作。裴然、高鵬、李鳴九、艾友四同志，在修改劇本中都出了很大的力量。這個本子倘若說是比之以前的本子更精練、集中、完整一些的話，是與這幾位同志的協助分不開的。

在音樂修改工作上也是如此，劉峰同志當時正在趕配「嘉陵江英雄歌」一劇的曲子，從百忙中抽出幾天時間，下鄉支援李作柱同志，並協助李作柱同志作瞭一部分曲子。

總之，這個劇本的誕生，是在黨、政、文藝界領導關懷、幫助之下產生的，是集體的智慧和力量產生的。這裡，特向關心和幫助我們的同志致謝。

我們都是初學寫作者，政治水平和藝術水平還很低，希望領導上和同志們多關心我們，幫助我們。這個劇本現在和大家見面，就是徵求意見的開端，親愛的同志們，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吧！

作者 1956.7.23. 于西華歌舞劇團

時間：1955年夏秋之際。

地點：關中平原上、白楊寨村。

人物：

楊文華——40歲，農業社主任，共產黨員，支部委員。（簡稱文）

盧巧鳳——36歲，楊文華之妻。（簡稱巧）

景炳奇——32歲，農業社副主任。（簡稱奇）

馬芳蘭——28歲，婦女生產組長，景炳奇之妻。（簡稱芳）

楊宏亮——45歲，第二生產隊隊長，共產黨員。（簡稱亮）

白永勤——35歲，第一生產隊隊長。（簡稱永）

景天來——38歲，飼養員。（簡稱來）

白建堂——50歲，社員。（簡稱堂）

劉玉梅——52歲，白建堂之妻。（簡稱梅）

劉建功——31歲，區助理員，黨員。（簡稱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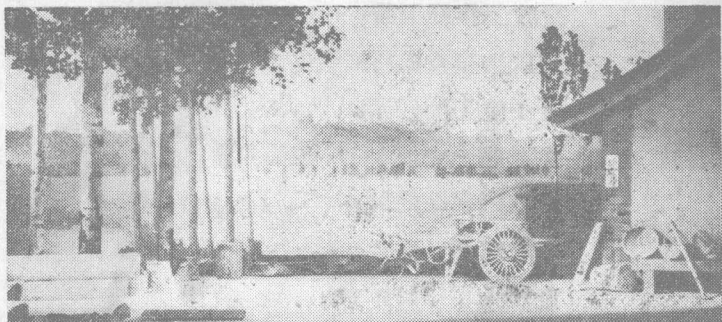
白志祥——37歲，社外農民。（簡稱志）

楊生林——60歲，社外農民。（簡稱生）

二探——24歲，社外農民。（簡稱探）

楊光祖——48歲，社外農民。（簡稱光）

群眾若干人。



第一景

第一場

時間：开鐮割麥的時分，下午。

地點：飼養室門前。

布景：舞台一邊露出飼養室房子的一角，可以看見牲口出入的門。
另一邊是幾棵穿天白楊。樹上挂着一塊當鐘用的鋼板，樹下
邊有一長方形石水槽。村口大路旁有澇池，水在波動着。池
邊有垂柳，遠處是熟了的麥子，村莊、山巒……

幕啓：黃鸝鳥在叫：「算黃算割，算黃算割……」

（景天來在敲着上工鐘，男女社員三五成群穿場而過）

（合唱）八百里秦川好風光，

西岳華山氣勢壯，

涇河渭河長流水，

遍地的麥子風擺浪。

白楊寨，農業社，
夏收工作好緊張，
男成排來女成行，
鐵子鐮刀閃銀光。
你看那——
捆的捆來裝的裝，
你看那——
趕着大車拉麥忙，
一隊更比一隊強，
歡慶丰收一片新氣象。

（芳蘭來到水槽邊浸湿了手巾，妇女甲、乙追過來）

妇甲：芳蘭，你真跑得快呀，一会就找不到你了。

妇乙：芳蘭是副主任的老婆，生產就是抓得緊。

芳：这叫龍口里夺食，要搶收搶割，慢了麥子就收不回來了。

咱們快点走吧！

众：走！（欢乐地下）

（楊文華和天來上，天來听到黃鶯在叫，順着鳥叫声找！）

來：（指着樹上的黃鶯鳥）主任，你听。

（唱）楊主任，你細听，

黃鶯儿叫得多高兴，

它看見麥子黃，

飛來給咱們下了命令。

它說是「算黃算割，算黃算割」，

好象是怕我們偷懶，

好象是給我們提醒。

文：我們并不偷懶，是它今年來得遲了。

（唱）黃鶯叫，麥子黃，
八百里秦川好風光，
青山綠水惹人愛，
金黃色的麥子風擺浪。

文來：（合唱）白楊寨，好村庄，
男女老少都勤勞，
咱們組織起農業社，
年年丰收多打糧。

文：天來，咱們趕快收拾吧！

來：對，干吧！

（天來結繩，文華磨鐮）

文：（唱）新鐮蘸新鋼，
刀刃上閃銀光，
我把它磨的个快又快，
割起麥來誰也趕不上。

來：（唱）我把繩子結，
結的牢又牢，
鞍架繩索收拾好，
快牛拉麥麥上場。

文：（突然）唉喲！

來：怎么啦，主任？

文：狗日的好快啊！

來：不要緊吧？

文：不要緊，滑破一点皮。

來：來，我給你綁扎起來。（從口袋里掏出布條和綫）

文：你真象個光棍，針綫布條隨身帶。

來：看主任說的，光棍就是個光棍，怎麼還象個光棍？

文：你不是快不光棍了嗎？咱宏亮給你介紹上新莊那個對象，聽說對你還滿好的嘛。

來：好是好，可是人家也是個社員，不願意到咱這邊來。

文：天來，不要着急，麥收後我給你說一回去，就憑你這飼養專家她會來的。

來：對，我等着。

文：天來，三號牛套了沒有？

來：沒有。

文：對，讓它息休一天，這兩天套得太重了，再不注意，就會鬧病的。

（拿鏟欲下）

巧：（拿草帽、饅頭）你呀丟三拉四的，忙得連草帽也不戴，飯也不往飽吃，（給文華戴上，把饅頭給文華）給。

來：看我嫂子對我大哥多關心啊，就是不關心咱。（牛鳴鳴叫）

巧：你听，這不是在關心你嘛。（跑下）

來：主任，你來看看，三號牛吃草還可以。（二人進飼養室）

（後台趕車的聲音，玉梅和建堂上）

梅：叫你給主任說一聲，你偏不說，咱的地那麼遠，到底是啥時候給咱拉呢？

堂：還沒有輪上咱，輪上了就給咱拉麼。

梅：輪，人家有的家剛割倒就輪上了，咱割倒兩三天啦，還

輪不上，主任不是說地遠的先拉么！

堂：人家副主任……

梅：副主任，副主任他也不能不講理！（看見木板）這是誰把咱家的木板拿到這兒的？

堂：（不語）

梅：天來，天來！（天來上）這是誰把我家的木板拿到這兒的？

來：是我大叔拿來的，給咱社修土車子用，大嬸，社里給你折成錢。

梅：我又不是個開木料行的，我不要錢，忙後我還要做个吃飯桌子呢。（向堂）你呀，就是沒把房拆的給了社。

來：大嬸呀，我大叔怕你，真是名不虛傳。

梅：你少多嘴多舌的。

來：哈哈，大嬸呀，這就叫「老婆管漢，金銀滿罐，一會不管，就少了半罐。」

梅：你呀，想要個管你的還沒有呢！

堂：是啊。

梅：唉，天來，你知道啥時候才給我家拉麥呢？

來：我不知道，噢，楊主任在這兒呢，你問問楊主任。（邊下邊叫：楊主任，楊主任）

文：（上）大嬸，你找我嗎？有什麼事？

梅：我看這社完全是有錢人的天下，這是有意欺侮我這窮老婆子嘛！

文：大嬸，誰又欺侮你了？你說。

梅：文華，你听。

(唱) 我家的麥子割倒已三天，

擱在地里無人管。

老头子——

夜夜地裡把麥看，

小月琴——

紅日晒的口發干。

副主任的麥子剛割倒，

隊長永勤就忙关照。

忙套車——

把副主任的麥捆裝，

忙趕車——

把副主任的麥子拉上場。

官官相衛要私情，

有意欺侮咱貧農。

楊主任——

你說社是大家的社，

為什麼——

沒人為我抱不平？

文：大嬸，我給永勤說一下，讓他馬上給你拉。(向后台叫)

永勤，永勤。

永：(應聲而上)主任，有什麼事？

文：永勤，大嬸家的麥割倒已兩三天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為什麼不拉呢？

永：馬上套車就給大嬸家拉。

文：要記着。

永：忘不了。（欲下）

梅：楊主任要是不說的話，还不知道那一輩子才給我家拉呢！

永：（轉回來）啊呀！看大嬸說的，馬上套車就給你拉就迟了？

梅：副主任的麥子剛割倒，你馬上就拉，看关心的多周到啊！

永：他的地近，順便……

梅：我的地远就不該拉？

文：永勤，快給大嬸拉麥去。

永：是，馬上給大嬸拉，你說对不对？

來：（上）对不对都叫你說了。

（后台合唱）牛拉碌礮得溜溜的轉，

男女社員喜心上。

沉甸甸的麥子堆成山，

爭取要打萬石糧。

梅：快，大家都干開了。

文：咱們走吧。（三人分頭下）

奇：（提一包藥上）天來，給，這藥再給三號牛灌一下，讓下下火。（天來接過藥）天氣熱了，牲口套得重，要好好的照顧呢！

來：三號牛今天好得多了，吃草、喝水都和往日一樣。

奇：其他的牲口都吃飽喝好了吧？

來：好了，都在場上休息着呢。

奇：好，（坐到水槽邊）天來，今天下午這牲口要重新搭配一下呢。

來：各隊的牲口早搭配好了，怎么又調換？調換的多了，各隊都對我有意見。

奇：意見什麼時候也不會沒有，一隊割倒那麼多的麥，你看這天氣，萬一讓白雨給淋了，這是我們全社的損失！

來：這，這叫我怎麼給他們說呢！

奇：你就說這是我讓調動的。你听着：一隊的是一號、二號、七號、八號、十號，二隊的是五號、六號、十二號、十三號、十五號，其餘的給三隊。記下了吧？

來：（不愉快地）記下了，唉！一號、二號、七號、八號、十號。（下）

奇：唉！辦事一點都不痛快。（轉過身看見光祖担水 轆 路過這里）唉，老頑固，你忙壞了吧？

光：誰能比得上你們農業社，可是麥子還是沒少收。

奇：麥子你暫時是沒少收，可是你看一看咱農業社。

（ 唱 ） 農業社能擴大再生產，

你單干能有個啥發展？

你看看飼養室有多大，

保管室蓋在那一邊。

再買上一輛大汽車，

能拉庄稼能送糞，

社員們地里干完活，

坐上汽車回到咱的村。

再買一盞大汽燈，

飼養室里照得明又明，
俱樂部一磚蓋到頂，
秦腔迷胡你隨便听。

你要是現在把社進，
還能增加點優越性，
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
當一個社員多光榮。

光：好，就是好……

奇：你呀，當初建社的時候，多少人勸你，拿八人轎都把你抬不到社里來。現在你要是愿意的話，我在社委會上給你提一下。（思考了一下）唉！現在又不擴社……

光：你們現在不擴社，可我還不大想入呢，你忙。我老婆在地里割麥還等水着呢。（下）

奇：（看着光去的方向自言自語地）唉！一條大犍牛，一頭騾子，一輛膠皮轆轤大車，真是兵強馬壯土地肥，要是參加到社里的話，給咱們能增加多少優越性呢！唉！（進飼養室）

（四周吆車、搶收的聲音。志祥担水上）

來：（從飼養室出來）志祥，担水呢？

志：噢！天來，你們社里干得真熱鬧呀！

來：志祥，這天真熱，把水担放下歇一會吧。（志祥放下水担）志祥，你一個人白天晚上的干，這不行啊！

志：唉！這有什麼辦法呢！

（唱）龍口里把食搶，
全村都緊張，

唯有我白志祥，
地里家里一人忙，
割倒的麥子，
难呀难上場。

來：一个人單槍匹馬的干，可真不容易啊，忙后你就入社吧！

志：好啊！只要你們擴社，我報第一名。天來，那我就等你們擴社的喜訊。

來：好，我等着欢迎你。

奇：（上）天來，你胡說什麼呢？擴社还早着呢！（下）

志：（看着炳奇走去的方向）哼！你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來：算了，忍上一口气！

志：天來，我这能忍得住嗎？

（唱）互助联組那时候，

咱們的組長景炳奇，

炳奇他原先也是貧農，

貧農对貧農看不起。

麥收時間工資大，

联組里边他压得低，

富農剝削咱貧農，

他还說貧農占便宜。

我說他这样不公平，

他說我思想有問題，
他罵我志祥太搗蛋，
不願意你就滾出去！

滾出去就滾出去，
誰還怕你景炳奇！
互助組套牛來碾麥，
我志祥的麥子拿棒錘錘。

來：志祥，來抽袋烟吧！

志：我不抽。（担水下）

來：唉！

（唱）大家在龍口里把食搶，
苦坏了單干的白志祥，
咱們的麥子拉上了場，
他才担水潑麥場。
白天黑夜盼入社，
咱也應該替他想一想。

永：（上）天來大哥，副主任把調動牲口的事給你說了吧？

來：說了。

亮：（上）今天这天气好热啊！

來：宏亮，今天后晌这牲口可又有变动。

亮：你說說，我們隊的是哪几条？

來：你听着：一隊的是——一号、二号、七号、八号、十号，你
們隊的是五号、六号、十二号、十三号，还有个十五
号。

亮：天來，怎么你这牲口还一天几变劲呢？

來：这是副主任剛才决定的。

亮：我不同意，我看这就是耍私情。

永：唉，宏亮，話不能这么說呀，副主任这是为了工作。

（唱）一隊麥地多，
割倒的实不少，
搭配几条好牲口，
我看理应当。

亮：（唱）提起割下的麥，
我隊数第一，
好牛抽走換坏牛，
我看不合理。

永：（唱）合理不合理，
以后再处理，
咱們赶快拉麥去，
生產是第一。

亮：（唱）社章上寫得清，
一定要互利，
一隊麥地远又远，
难道你全忘記？

永：这怎么叫不互利？

亮：这怎能叫互利？我們隊割的那么多的麥子，地又远……

奇：（上）吵吵吵，你們吵什么呢！你們看一看天气……

永：（生气地）我給他說了半天，他就是不听嘛。

奇：永勤，你赶快拉麥去。

永：是。（下）

亮：我不同意。

奇：你好好想一想，不这样調动牲口，万一下上一場白雨，你說，能完成任务嘛？再說，他是个中農，我們应当团结他啊！

亮：团结，团结也不該欺侮人嘛！

奇：啊呀！这时候你还鬧别扭，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你磨嘴。告訴你，赶下雨前二隊的麥子拉不回來你負完全責任，快去。

亮：这，这，唉！（下）

生：（急上）主任，主任。

奇：什么事？

生：唉！副主任，你看这白雨快來了，社里能不能帮我老漢拉一回麥子啊？

奇：生林大叔，我們社里的麥子还多着呢，等我們拉完了再說。（急下）

（巨雷在响）

生：老天爺，千万可不敢下雨！

文：（边上边喊）炳奇，宏亮，你們回來一下。（奇、亮上）

生：文華，我的麥子眼看就叫白雨淋了，社里能不能給我拉一回麥？

文：大叔，你放心，社里給你拉。炳奇，这时候你乱調动牲口，大家都有意見的。

奇：那你說該怎么办呢？

文：我看就不用調动了，現在勞力要重新組織一下，爭取在